

# 峇峇马来语研究综述

崔彦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助理教授

## 内容摘要:

东南亚有一个特别的族群, 叫做峇峇。峇峇的含义有多种。本文所指的峇峇是指明代移居南洋的华人与当地马来人通婚的后裔所形成的族群, 男子为峇峇、女子为娘惹, 通称为峇峇。他们使用的语言叫峇峇话, 是汉语方言闽南语和马来语接触的结果。峇峇话有不同的类型。其中峇峇马来语最为学者们关注, 它经历了发展、兴盛、辉煌以及衰落的过程。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今, 语言学者调查研究了峇峇马来语。这些研究包括峇峇马来语的起源、性质、特点、语言地位等。本文拟对目前所见的研究成果作一综述。

## 关键词:

峇峇, 马来语, 性质, 语言特征, 地位

## 绪 论

东南亚有一个特别的族群，叫做峇峇。峇峇的含义有多种。本文所指的峇峇是指明代移居南洋的华人与当地马来人通婚的后裔所形成的族群，男子为峇峇、女子为娘惹，通称为峇峇。峇峇分布于马亚西来和新加坡两国，马来西亚的峇峇主要分布于马六甲、槟城、吉兰丹和丁加奴。根据陈志明的研究，这两国多地的峇峇可分为三种类型，马六甲、新加坡属于同一种类型，他们说的话以马来语为主，混杂闽南语，称之为峇峇马来语；槟城的峇峇为一种类型，他们说的话主要以福建话为主，混杂马来语，称之为峇峇福建话；吉兰丹、丁加奴一带的峇峇为一种类型，称之为 Kelantan Peranakan Hokkien（吉兰丹峇峇），其语言以福建话为主，混杂了泰语和马来语。其中，峇峇马来语最引人注目，因为它是汉语方言闽南语和马来语接触的结果，经历了发展、兴盛、辉煌以及衰落的过程。学者们对峇峇马来语的研究主要涉及峇峇马来语的起源、性质、语言特点、语言地位等。本文就目前所见的研究成果作一综述。

### 一、峇峇马来语的起源

19 世纪以前的历史文献中没有关于峇峇马来语的记载，所以学者们无法准确获知峇峇马来语的起源问题。关于峇峇

的历史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 15 世纪，因为当时华人已开始定居马六甲。学者们据此推测，应该是最早的男性华人移居马来半岛，通过异族通婚，与当地女子结婚，被新环境涵化，其后代所说的语言也许就是峇峇马来语的源头。

马六甲的峇峇马来语最早形成；新加坡开埠后，许多马六甲的峇峇移居到新加坡；檳城于 1786 年开埠后，许多马六甲的峇峇移居于此。这三地的语言略有不同，马六甲和新加坡的峇峇话主要是以马来语为主，混杂了汉语方言闽南语，称之为峇峇马来语；而檳城的峇峇话则是以闽南语为主，混杂了马来语，民间称之为峇峇福建话。关于峇峇马来语的来源，学者们普遍认为它来源于形式多样的巴刹马来语，<sup>1</sup>但是这二者的关系以及具体的演变过程没有相关的研究与证明。

## 二、峇峇马来语的性质

关于峇峇马来语的性质，学者们的意见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峇峇马来语是马来语的一种方言，以 Chia Cheng Sit、Shellabear、陈志明、Pakir 等学者为代表；一派认为峇峇马来语是一种混合语或克里奥尔语，以 Clammer、Lim Sonny、洪柏陶、马诗帆、曹逢甫等学者为代表。

---

<sup>1</sup> 巴刹是马来语 pasar 的音译，意为市场。

学者们认为峇峇马来语是马来语方言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1、说峇峇马来语的主体是华人，语用习惯是汉语而非马来语，马来语的特征被弱化了；2、与标准马来语相比，峇峇马来语的语音不规范，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3、峇峇马来语的词汇贫乏，存在着大量的汉语借词，但已失去汉语原有的声调，在马来语中不知其义。陈志明强调说：“峇峇马来语是马来语和汉语混合的语言，但它不是一种任意的混合，而是有着其自身的语言结构，属于峇峇自身的语言，是一种显著的马来语方言。它是峇峇身份最典型的象征，因为峇峇是华人而不是马来人。”他还指出，峇峇马来语不是错误百出的语言，而是一种需要被正确考虑的马来语方言，与标准的马来语相比，它有特定的多种模式，峇峇马来语和标准马来语最大程度的分歧在于使用借词、而且语音不同。

学者们认为峇峇马来语是一种克里奥尔语的观点则有不同的论述和论证。1980年，Clammer撰写了《海峡华人社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峇峇社群的社会学研究》（*Straits Chinese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Baba Communities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他在书中几处提到了这种“马来语化的语言”，并没有对峇峇马来语做深入的观察，仅仅做了下列的论述：1、这种方言或克里奥尔语是由峇峇书写或口说。2、峇峇语是一种克里奥尔语，是一种内部交流的语言，它是所谓多种多样的巴刹马来语的一种代表。1983年，Clammer

在 *The Straits Chinese in Malaka* 一文中重申峇峇马来语是一种克里奥尔语,但他并没有界定何谓“克里奥尔语”。

Lim Sonny 在他的硕士论文中指出峇峇马来语的本质是马来语方言,但他又强调峇峇马来语是一种巴刹马来语,峇峇马来语与巴刹马来语关系密切但是又分别。巴刹马来语是一种连续的、多变的、不稳定的弱化马来语,而峇峇马来语的结构更稳定,具有“合理的语言系统”,具有结构上的统一性,峇峇马来语只存在于马六甲。峇峇马来语和巴刹马来语类似于兄弟关系,而非父子关系,从谱系关系上来说,峇峇马来语与其他类型的克里奥尔语不同。峇峇马来语是克里奥尔语,而巴刹马来语是皮钦语,但它们是一起形成的。

1999年,香港学者洪柏陶(Unberto Ansaldo)和马诗帆(Stephen Mathews)合写的论文中指出闽南语对峇峇马来语有很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语法方面,峇峇马来语表现出非常清晰的混合性,它的底层是闽南语,峇峇马来语不是一种马来语方言,应该视为一种克里奥尔语。2013年,台湾学者曹逢甫在其论文《峇峇语的性质与来源》一文中从音韵、词法、句法等方面论证了峇峇马来语是一种克里奥尔语,并且强调其底层受闽语的影响。

从两派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峇峇马来语的特点是语音采用马来语、词汇存在着大量的汉语闽语借词,语法结构受闽南语语法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闽语借词进入马来语后失去原有的声调特征,并且不易找回其来源。对于峇峇

马来语的性质之所以有分歧，是因为关注点不同。认为它是一种马来方言的，强调的是它与马来语差别不大，有其固有的语言结构。认为它是一种克里奥尔语的，强调的是它的混合性，并且它作为峇峇的家庭用语而使用。

### 三、峇峇马来语的语音特点

关于峇峇马来语的语音特征，学者们都注意到峇峇马来语的语音系统不同于标准的马来语的语音系统。Shellbear 曾给出一些具体的例子，陈志明归纳比较了峇峇马来语和标准马来语的六点差异，云惟利在《峇峇话》中也具体分析了峇峇马来语中的一些语音特点。但系统研究峇峇马来语音系的论著比较少。目前所见到的只有两位学者的论文，Lee Siew-Wan 和 Pakir。

1984年，Lee Siew-Wan 的论文论述了马六甲峇峇马来语的语音特点，对峇峇马来语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986年，Pakir 研究了新加坡当代峇峇马来语的情形，对峇峇马来语的语音系统做了细致的语言学分析。他们的研究有差异，因为峇峇马来语随着时空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但其共同点占绝大部分，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峇峇马来语的语音系统特点。

根据 Pakir 的研究，峇峇马来语的语音系统中辅音 19 个，元音 8 个。下表是峇峇马来语的语音系统。

辅音	发音方法 发音部位		双唇音	唇齿音	舌尖音	舌叶音	舌面音	舌根音	喉音
	塞音	清音	p			θ		k	ʔ
		浊音	b			ð		g	
	擦音	清音			s				h
		浊音							
	塞擦音	清音					č		
		浊音					ǰ		
	鼻音	浊音	m			n ñ		ŋ	
	颤音	浊音				r			
	边音	浊音				l			
半元音	浊音	w			y				
元音							舌面元音		
							前	央	後
							高	i	u
							半高	e	o
							中	ə	
							半低	ɛ	ɔ
						低	a		

与标准马来语的语音系统相比，峇峇马来语的辅音数量明显减少，元音数量增加。峇峇马来语的音系特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存在着元音 $\epsilon$ 和 $\omicron$ 。其中元音 $\epsilon$ 存在于马来语的词汇中，在词尾的变化中，是几个辅音（as/al/ar）的变体。元音 $\omicron$ 只出现在汉语借词中。

第二，存在鼻化元音，但仅存于汉语借词中，并且失去了汉语的原有声调。鼻化音在马六甲的峇峇马来语中属于音位性的变化，而在新加坡的峇峇马来语中不属于音位性的变化。

第三，有喉塞音 $ʔ$ ，它可以出现在词首、词中和词尾。 $ʔ$ 位于词首和词中时是借词， $ʔ$ 位于词尾时可能是语流音变现象或借词。

第四，双音节化现象突出。峇峇马来语的语音变化有两种情形：一是在说话过程中由于语速过快而产生的减音现象，这是共时语音系统中普遍存在的情形，二是在即使快速说话中仍然保持双音化。对于闽语借词，即使说得再快，仍然为复合元音。这是一些学者如 Pakir 认为峇峇马来语不是克里奥尔语的主要原因，因为大多数的克里奥尔语倾向于语音减少，使之成为语法标记。峇峇马来语的闽语借词在语音系统中表现得非常稳定。

Pakir 在她的博士论文中详细描写并分析了峇峇马来语的语音特点，她的语料来源是新加坡的峇峇，通过录取众多



峇峇的日常对话而加以分析研究, 这与一百年前的峇峇马来语肯定是有差别的, 即使与马六甲的峇峇马来语相比, 也有一定的差异。这说明峇峇马来语的语音系统并非很稳定, 这或许与峇峇马来语没有统一的书写标准有关。

#### 四、峇峇马来语的词汇特征及其来源

峇峇马来语中存在着汉语借词。而实际上, 在标准马来语中就已经存在着汉语借词, 如: *kucai* (韭菜)、*koyok* (膏药)、*mi* (面)、*mihun* (米粉)、*popia* (薄饼)。1914年, *Winstedt* 注意到了马来语中的借词来源多样, 它们来自梵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印地语、泰米尔语、荷兰语、以及汉语等, 其中梵语借词的历史最悠久。*Hamito* 于1924年列出马来语中的汉语借词, *Png* 在1967年也做了此项工作。

峇峇马来语中的借词, 基本上是汉语(闽语)借词。*Shellabear*、*陈志明*、*Lee Siew-Wan*、*Pakir* 等学者研究了峇峇马来语中的闽语借词。*Shellabear* 首次指出在峇峇马来语中的汉语借词不再保留汉字原来的声调。根据峇峇的文化和实践活动, *Shellabear* 对借词做了分类, 并在文章末尾附上164个“峇峇特有词汇”。与 *Shellabear* 所列的词汇相比, *Pakir* 的研究显示, 新加坡峇峇马来语中的闽语借词有了很大的变化, 她列出了30个亲属称谓词, 但是这些亲属称谓词在新加坡年轻一代的峇峇中已经消失, 只有一些词还在使用。这是因为

受到英文教育的峇峇已经用英语词汇来代替那些借词。魏添福编写了两本词典：*Mas Sepuloh: Baba Conversational Gems* (1993) 以及 *A Baba Malay Dictionary: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Compendium of Straits Chinese Terms and Expressions* (2006)，收录了峇峇马来语借词。台湾学者洪惟仁、曹逢甫据此统计的数量为 98 个，而且他们的研究发现，峇峇语中的闽南语词汇只有少数是泉州腔或广府话，深层的生活词汇和民俗语汇是漳州腔，据此两位学者认为峇峇马来语汉语词汇最主要的来源是漳州方言。

学者们承认产生借词的原因是与峇峇的生活习俗相关，峇峇社团虽然被马来生活涵化，但仍然保留了许多中国的习俗，在马来语中无法找到相应的词语，于是产生了借用。借词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四种：简单的借用、译意词、借译词、杂揉式。简单借用的词直接借用但是失去了汉语原有的声调特征，其他形式借用的词则表现为马来语和汉语的混合形式。有的词即使采用马来语的词汇，表达的意思却是汉语的，例如马来人没有祭祖的习俗，abu 一词在马来语中是灰尘的意思，而在峇峇马来语中 abu 却有了“骨灰”的意思，sembahyang abu 意为祭祖，piara abu 就是供奉祖先。

学者们对借词都做了一些分类，但分类的标准并不统一。根据 Pakir 的分类，借词的类别大致有十二种：(1) 亲属称谓；(2) 节庆、习俗、信仰宗教；(3) 衣着、布料、饰物、发式、化妆品；(4) 游戏与赌博；(5) 房屋建筑；(6) 家具、室内摆设、用

具；(7) 食物准备；(8) 医学；(9) 记时法；(10) 商业活动；(11) 无法归类的词；(12) 感情与价值判断。其中感情与价值判断这类借词是 **Pakir** 首次提出来的类别。

峇峇马来语的借词多数来自闽语，但是这些借词在标准马来语以及其他马来语方言中也存在。借词进入的渠道，即是首先进入标准马来语，然后再对峇峇马来语产生影响，还是在峇峇马来语中首先存在，然后再被标准马来语所吸收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此外，关于峇峇马来语中的马来语归属问题仍缺乏相关的研究，陈志明认为它是标准马来语和马六甲马来语的变体，并且认为峇峇马来语中的马来语词汇与标准马来语词汇的语义差别不大，仅局限于少数的词汇，但没有具体的研究。**Pakir** 比较了峇峇马来语和其他几种马来语方言，指出其中一些共同特征，也有一些特征是峇峇马来语才具有的特征，她也没有说明峇峇马来语中的马来语源自何地。

## 五、峇峇马来语的语法特征

关于峇峇马来语的语法研究少见，但学者们都注意到马来语的语法特征被弱化了，马来语的形态或句法结构特征变形或消失。

**Shellbear** 首先注意到峇峇马来语的语用习惯是汉语而非马来语，例如使用马来语的 **punya** 表示所有格，它相当于汉

语的“的”，*ini* 和 *itu* 作为修饰语时，放在名词前，而不是名词后，这种表达符合汉语的习惯。陈志明也指出峇峇马来语与标准马来语的一些差异。其中一个特点是：标准马来语中，有前缀和后缀，如 *ber-*、*me-*、*pe-*、*ter-*、*-kan*、*-i*、*-nya*、*-lah*、*-kah*，而在峇峇马来语中，几乎不使用前后缀。或者即使使用词缀，也是不正确的，不符合标准马来语的语法，甚至有一些闽语借词还会带上词缀，如结拜 (*kiat-pye*)，会变成 *berkiat-pye*；或者即使不使用词缀，但峇峇马来语的语法结构与汉语的结构也不完全相同。Elzbieta A.Thurgood (1998) 在她的论文主要讨论了 19 世纪峇峇马来语句式选择的变化。另外，她还撰写了 *The Development of Articles in Baba Malay* 一文，根据峇峇早年的出版物《星报》中的语料分析了马来语 *ini* 和 *itu* 的两种功能，指出当它们位于名词前时是指示代词，而位于名词之后时，则是定冠词。

系统研究峇峇马来语语法结构的依然是 Lim 和 Pakir。Lim 在 1981 年讨论了峇峇马来语的语法功能，Pakir 于 1997 年对新加坡的峇峇马来语的语法功能做了全面的整理，她在 Lim 的研究基础上，作出了更精密的语法分析。Pakir 重点讨论了峇峇马来语中的几种特殊句式，如 *punya*、*kasi*、*kena* 以及 *mo* 这四种句式，这几种句式分别对应闽语的 *e*、*ho*、*tioq* 和 *beq* 句式。论文第五章详尽地分析了它们在标准马来语及马来方言中的各种语法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对比讨论它们在峇峇马来语中的作用与功能。这些词在标准马来语中的作用

跟峇峇马来语中的功能不尽相同,特别是由于受到闽语的影响,有的词的语法功能增多了,如 *punya*;有的词的语法功能完全表现出闽语的特征但又不是闽语才具备的,如 *mo*。由于受闽语的影响, *punya* 在峇峇马来语中变成了一个语法标记,至于 *punya* 会成为一个语法标记的原因也许跟 *punya* 这个词本身有关,它与闽语中的 *e* 功能相似,因而从词汇功能转变为语法的标记。

峇峇马来语的语法结构,特别是 *punya* 结构,虽然是马来语词汇,却用于汉语的语法表达习惯,致使峇峇马来语变得既不同于标准马来语,也不同于汉语。这种语言是一种借用,还是一种语码转换,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意见。一般的语言学理论认为,借用与语码转换的根本性区别在于,借用语言中的语法结构只有一套,而语码转换中则包含两套语法体系。多数学者默认峇峇马来语只有一套语法结构,只不过已经混杂了马来语和汉语的语法结构而成为其特有的语言结构。

## 六、峇峇马来语的盛衰

峇峇马来语经历了产生、兴盛、辉煌以及衰落的过程。峇峇马来语最辉煌的时期是从 1800 年到 1942 年。Chia Cheng Sit 列举了两个峇峇交流的情景,描绘出英国殖民时期华人及其后裔使用马来语的情形。他预言峇峇马来语正处于形成期,

可能会改进，也可能会退化。Shellabear 也提到“在新加坡、槟榔、马来亚联邦，峇峇马来语充当了商业语言”，“在海峡时代，它是大多数华人妇女和儿童的母语，在马来亚联邦，使用人数众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它是海峡华人的家庭用语；在英属时期，是华人社团受到最高教育和最流利的语言之一”。他还强调，峇峇马来语是一种强势的语言，无疑会继续生存下去。从以上两位学者的描述可以看出峇峇马来语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

但峇峇马来语的发展却与 Shellaber 的预言背道而驰，它逐渐衰落了。黄慧敏详细地分析了峇峇马来语衰落的原因，她指出教育政策的改变、居住环境的改变及峇峇社会系统的瓦解、族外婚、现代传媒的出现、汉化等因素导致峇峇马来语的衰落。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占领了马来亚，采取分化政策和皇民化政策等，使得峇峇社会严重受挫，也影响了峇峇马来语的传播。尽管峇峇也曾经出版过一些报刊、翻译过中国名著，但是由于峇峇马来语没有统一的书面语，造成峇峇马来语的传承有一定的困难，这也是其衰落的原因之一。

2010 年，马来西亚的两位学者 Dr. Vijayaletchumy Subramaniam 和 Wan Muna Ruzanna Wan Mohammad 对马六甲的峇峇做抽样调查研究发现，马来语以及峇峇马来语都是峇峇们日常使用的语言，如果家中有第三代或第四代峇峇时，年轻一辈的峇峇就得学习峇峇马来语，以便跟长辈交流。而在其他场合，大多数的峇峇使用比较纯正的马来语，因为它

是一种官方语言或标准语言, 而峇峇马来语仅仅存在于家庭用语中。

根据陈志明 1979 年的统计, 峇峇马来语的人数, 在马六甲为 5000 人。马六甲的峇峇主要分布于 *ujong pasir, bandar hilir, bukit ramai* 一带。根据 Pakir 在 1998 年的研究, 当代新加坡的峇峇人数锐减, 无法确知其人数, 估计至少 5000 人精通或半通峇峇马来语。这是因为峇峇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社团而存在, 在新马两地, 峇峇作为一个族群, 在人口统计的时候, 并不特别标明, 均归属于华人社群, 因此就无法准确地获知通晓峇峇马来语的人数。

## 结 语

峇峇马来语是汉语闽南语和马来语接触的结果, 是语言接触的典型例子。它深受闽南语的影响, 导致其语音结构、语法结构以及词汇系统游离于汉语和马来语之间, 它究竟是一种马来方言, 还是一种克里奥尔语, 仍然存在着分歧。峇峇马来语经历了产生、兴盛、辉煌以及衰落的过程, 属于濒危语言, 目前仍然有许多问题亟待更深入地分析和研究。

## 参考文献

洪惟仁、曹逢甫：《峇峇语的闽南语言鉴定》。王建设编：《第二届海外汉语方言研讨会论文集》，2012。

曹逢甫：《峇峇语的性质与来源》，第三届东亚人文学论坛暨两岸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讨会论文集，2012，頁 67-88。

云惟利：《峇峇话》，载于《新加坡社会和语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1996，頁 189-215。

Abdul Aziz Mohd Sharif. (1981). *The Baba Language*. England: University of York, Department of Language, MA Dissertation.

Ansaldo, U. & S.J. Matthews. (1999). *The Minnan Substrate and Creolization in Baba Mala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7(1): 38-68.

Chia Cheng Sit. (1899). *The Language of the Baba*.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Clammer, John R. (1980). *Straits Chinese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Baba Communities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Clammer, John R. (1983). *The Straits Chinese in Malaka*. In Sandhu and Wheatley (eds.) *Melak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r. Vijayaletchumy Subramaniam & Wan Muna Ruzanna Wan Mohammad. (2010). *Elements of Language and Assimilation of Malay Language in Baba and Nyonya Community in Malaysia*. *Asian Social Science*. Vol.6.No.6.

Elzbieta A. Thurgood. (1998). *A Description of 19<sup>th</sup> Century Baba Malay: A Malay Variety Influenced by Language Shift*. University of Hawaii PhD Dissertation.

Gwee, William Thian Hock. (1993). *Mas Sepuloh: Baba Conversational Gems*.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Tan Chee Beng. (1979). *Baba and Nonya: A Study of the Ethnic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Peranakan in Malacc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Tan Chee Beng. (1980). *Baba Malay Dialect*. Journal of Malaysian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53, 1.150-166.

Lau, Aileen Guek-Lin. (1984). *Language Death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Baba Malay of Singapore*. England: University of York, Department of Language MA Dissertation.

Lee Siew-Wan. (1984). *Dialek Melayu Baba Melaka: Tinjauan Fonologi dan Leksikal*. Bangi: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Latihan Ilmiah.

Lim Sonny Hong-Lin. (1981). *Baba Malay: The Language of the Straits-born Chinese*. Melbourne: Monash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MA Thesis.

Pakir Anne Geok-in Sim. (1986). *A Linguistic Investigation of Baba Mala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hD Dissertation.

Wee Imm-Neo. (1979). *Pengrauh Bahasa Melayu ke Bahasa Peranakan*. Bangi: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Latihan Ilmiah.

## **An Overview on Baba Malay and Its Research Work**

**Dr. Cui Yan**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 **Abstract**

China had a long history of contact with south-east Asia, and Chinese businessmen had long traded with the people of Malay Archipelago. Intermarriage as well as continuous interact with the local people, had led to the descendants of the early Chinese settlers forming a very unique group who is called Baba. The term Baba has different meanings. In this article, it means the Malay-speaking Chinese. From Ming Dynasty, Chinese businessmen came to Malacca and married the local Malaysian women. Their descendants formed a group called Baba, the boy is called Baba and the girl is called Nyonya. The language they speak is Baba Malay which is mixed Malay with Chinese Hokkien Dialect. Baba Malay is a famous phenomenon of language contact.

Baba Malay experienced flourishing, brilliant and decline. It is a dying language now. Linguistic scholars didn't pay attention to the Baba Malay until 1970. Some linguistics investigated Baba Malay and discussed its nature, character, status and decline reason, etc. Most of the articles and works are written in English and seldom Chinese linguistics scholars know this kind of language. This article will introduce the Baba Malay and its research work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research in order to acquaint Chinese scholars with this kind of language and help the scholars to do the further research work.

### **Keywords**

Baba Malay, Language Nature, Language Character